

主编 杨争光

幸福咒

曾楚桥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主编 杨争光

总策划 邓一光 尹昌龙

幸福咒

曾楚桥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咒 / 曾楚桥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6.1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 曾楚桥主编)

ISBN 978-7-5507-1518-9

I. ①幸… II. ①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442号

幸福咒

Xingfuzhou

出品人: 聂雄前
书稿统筹: 于爱成
责任编辑: 涂 俏 蒋鸿雁
责任校对: 万妮霞
责任技编: 蔡梅琴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82537697

印 刷: 深圳市顺帆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

定 价: 29.8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主编这套文库，是一种享受。

阅读十二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更是一种享受。

还有鼓舞。

边鼓边舞——兴奋！

十二位文学新锐，是从几十位符合条件的作家中推选出的，也许并不能代表深圳文学的高度，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深圳文学滋养、生成的元气、生气、意气。有这三气在，新的高度是可以预见的——不仅是将来深圳文学的高度，也许还是将来中国文学的高度。

三十多年，能聚集如此整齐的文学集群——我实在不愿使用“新军”这个词，文学实在不是因为利益或信仰而生发的战争，文学群体也实在不是军事组织——也只有深圳能够。

我从来都认为，“文化沙漠”是对深圳的误判。面对这种误判，深圳以它包容开放的胸怀和着眼未来的视界，踏实、稳健地建设着自己的文化。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

携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根，就地栽培。移民，遗民，夷民，互不嫌弃，互不抵牾，欣然接纳，不拒杂交——深圳就是这么任性！养性之后的任性。现在完全可以说，深圳不仅是个经济奇迹，也创造了文化培育、积累和健康生长的奇迹。

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处于文化最敏感、最精致的部位。深圳文学曾有过短暂的浮躁。浮躁是一种内在焦虑导致的精神和行为变形。很快，这种浮躁就成为浮云而升天，留下的是平稳的文学耕耘。而且，这种文学耕耘的主流是非职业的民间写作。本文库中的十二位小说新锐，都不是所谓的专业作家。仅凭这一点，不仅这十二位，整个深圳文学的生态，也可以是未来中国文学生态在当下的一个试水，或者说是一个示范也成。这就是深圳的见识。也是深圳的性格：有健康理性为根基的见识，就付诸行动，创造成果。

深圳有“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但以为这就是深圳文学的标志，也是一种误判——对深圳文学的误判，正如“文化沙漠”说对深圳的误判一样。每一位作家都是打工者；许多作家都可能以“打工者”作为他们的文学形象。每一位作家都有或有过青春期；过了青春期的作家也可能叙写“青春”。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或很难拒绝网络，“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瞬间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时。深圳文学将不在所谓的“打工文学”“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等标签的框定里打转。

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文学和“打工”“青春”“网络”遭遇，将是日常性的。深圳文学要的不是有形无义的标签，而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品相。这品相既是深圳的，也是中国的、人类的。福克纳以一块“邮票大的地方”为文学地盘，写出了人类的精神境遇，以及充盈于胸的悲悯情怀。鲁迅以“未庄”为文学地盘，塑造出了可与堂吉珂德相媲美的人类精神形象。本丛书中的十二位作家，性格不同，文笔各异，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他们守着深圳，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物质与精神厮杀、灵魂与肉体纠缠、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我不敢妄言，但深圳应该有着它足够的耐心，等待和期盼。

说得似乎高亢了点。那就降低调门，轻声说几句：由于先天性营养不足——比如，长期缺乏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援与支持；比如，白话文写作至今也不足百年的实践，等等——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叙事文学，包括小说艺术的家底，并不丰厚。五千年中华文明固然伟大，但仅以此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滋养，我以为是不够的，因为小说艺术要抵达的是整个人类。

鲁迅是清醒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以汲取营养论，鲁迅是母乳和狼奶通吃的。正因为清醒，还在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候，他的心血书写，创造

了中国文学的高标。

精神荒芜，思想枯竭，是人的穷境，文学的死境。

在生命的关口，守住了人的底线，也就站在了人的高点。在文学的关口，守住了写作的底线，也就守住了文学的高地。

我愿以此与年轻的同道们共勉。

末了，还有几句说明：

本“文库”又称为“12+1”，即十二位文学新锐的作品，并一本文学批评专著。相信批评专著能对十二位青年作家作品——或许还有深圳文学，有精到的解析。

本“文库”由邓一光先生提议，他和尹昌龙先生任总策划，由我担任主编。具体的联络、协调及编务工作，是由工作室的几个年轻朋友做的。

本“文库”的作家年龄均在四十五岁以下（含四十五岁）。吴君、盛可以诸位应在此列，因事先议定的原则，未进入本文库，是一个遗憾。

本“文库”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全额资助，海天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为深圳文学祝福。

杨争光

2015年6月26日

目 录

榕树上的怪鸟·····	001
悼念王怀扬·····	018
此文献给杜拉芳·····	033
破 碎·····	047
胡石论·····	060
大师的遗作·····	076
你眼睛里有只手·····	091
我 痛·····	105
失 语·····	119
坟 场·····	134
刘知府夜访纳瓦西·····	146
三生记（之一）·····	168
三生记（之二）·····	185
三生记（之三）·····	200
灰色马·····	217
殊途同归·····	230
我的名字叫叶星河·····	244
幸福咒·····	260
在西乡见到曾楚桥·····	273
相关评价·····	287
后 记·····	289

榕树上的怪鸟

汪生在城里打工，极普通的打工仔一个，他与西门子邂逅于风流底第三工业区。

这日中午，正是工厂的下班高潮，吃腻了工厂食堂的汪生裹挟在乱哄哄的人流里，准备找个快餐店解解肉馋。忽一阵香风扑鼻而来，汪生如猎狗一般伸长了鼻子在四周围嗅，一下子就嗅到别人身上来了。汪生正想向人家道歉，抬头，张大了嘴却成了个哑巴，霎时间惊为天人。那就是西门子了。那天西门子的穿着打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是纯一色工作服。只是那双眼睛简直会说话，顾盼之间，汪生就丢了魂似的跟着她走。一直到吃完中午饭西门子上班了，汪生仍跟着人家走到工厂大门口，结果汪生被那些火眼金睛的保安员硬生生给拦住了，汪生这才惊觉过来。不过汪生也不枉此行了。他不但从西门子上衣挂着的厂牌上看清楚了她的姓名，而且还知道西门子是柏事电子厂的一名装配工。

第二天，汪生就从原来的塑胶厂辞了工。辞工的时候，主管

问他原因，他竟回答说：我得马上整整容。主管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笑笑，便在他的辞工书上签了字。汪生长得丑，是全厂公认的第一丑男。他跟主管说需要整容，并没有讲大话，他是动真格的。他拿上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整容院。可是汪生跑了几间整容院之后，不禁大失所望，穷尽他打工的所有积蓄，竟然隆不起一个鼻子，就更不要说别的了。失望之余，汪生便有些窝火，不过汪生也不是那种自暴自弃的人，他认为美好的东西还是要主动去争取才对。怎么争取？汪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先把自己弄进柏事电子厂再说。进了厂，即使跟西门子谈不成朋友，汪生也希望每天都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人。说不定有那么一天，西门子心血来潮忽然就被自己的真诚打动了呢。

此后，汪生天天守在电子厂的大门外，寻机会进厂。可是每次电子厂招人，招工的人事小姐连正眼也不瞧他一眼。碰了几次壁，汪生忽然就开窍了。他首先打通了保安，然后通过保安又打通了人事主管，最后，他给厂长既是送烟又是送酒才把自己送进了柏事电子厂的大门。

虽然是进了厂，可是汪生被分到厨房，做一名厨房打杂。所谓打杂就是做苦力，整天被人呼来喝去的那类人。汪生进厂三月有余，竟连装配部的门都未进过。如此，他和西门子见面的机会并不多。除了吃饭时偶能见上一面，其余时间只能闷头干活。为了能够天天见着自己喜欢的人，汪生颇是费了一番心思，当然免不了又要破费些钱财，最后汪生终于如愿调到了装配部，成了一名装配工。

汪生被调到装配部上班的头一日，坐在装配部的流水拉上，汪生惊喜地发现在自己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竟然全是清一色的女孩子，更令汪生心花怒放的是，西门子竟然和他打对面工作。这一发现让汪生晕头转向了好几天，直到上了三个星期的班，汪生才发

现情况有点不妙，因为他发现主管刘晔每天就像一块膏药一样贴在西门子的身边。这时，汪生的热情才一点点降了下来。汪生到底也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觉得只有主管那样的人才配得上西门子，于是便把鼓胀的心收了起来，安于工作。只要还能见着西门子，汪生就满足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些事，只怕汪生还会安安分分地在电子厂里上班，也不至于被炒鱿鱼。

事情的起因还是西门子。

这年的七月下旬，离汪生入厂已有半年了。工厂里的订单忽然就少了许多。到了八月，工厂便开始裁人。一些老员工陆续被迫离开。汪生所在的车间平时是最忙的车间，现在也是断断续续地上班，有货来就做，没货来就休息。

这天刚好也是没货做，集体休息。吃了中午饭，汪生去了一趟邮局，他给老母亲寄了三百块钱。这个月因为班上得少，拿到手工资并不多，汪生给家里寄的钱也只能缩水了。在回工厂的路上，汪生遇见了西门子。汪生从来没指望西门子会主动跟他打招呼。

那一刻，汪生如在梦里。耳边听到西门子说：“汪生，你今晚有时间么？”汪生傻了一般只会点头。然后，西门子就递给他一张电影票，笑笑说：“汪生，我请你看电影。”汪生接过电影票时，西门子已经走远了。汪生呆立当场，全身软绵绵的，亦不知道是如何走回到工厂，一路上眼前尽是西门子飘忽的笑容。

汪生好不容易回到宿舍，在宿舍里走来走去，见人就笑，隔几分钟就看看表，又走到窗边探头看天，窗外是瓦蓝瓦蓝的天空，马路上人来人往。汪生朝窗外吼了一嗓子，同舍的工友们正在打牌，都抬头看他，有人骂：“丑人多作怪啊，你。”汪生听了，扭头过来，见大家正怒目而视，赶忙就去厕所，汪生在厕所爽快地屙了一

泡尿，出来把自己放倒在床上就等天黑。

这一天，汪生好不容易才挨到天黑。天一擦黑，汪生就做贼一样偷偷摸到电影院，对号入座之后，坐在那里等西门子。等了好久也不见西门子来，汪生左看右看，周围都坐满了人，就差自己身边这个座位了。汪生心里自我安慰：“可能西门子被什么事缠住了吧。”汪生又等了好久，电影都快开始了，西门子还是没来，汪生心就焦了。

汪生远没想到会等来主管刘晔。

当刘晔坐到自己身边时，两人均不由自主地哦了一声：“怎么是你呀。”此后两人均沉默下来目不斜视地盯着银幕，仿佛两尊木偶。电影放到一半，汪生就坐不住了，起身离去。汪生前脚走出电影院，主管后脚就跟了出来。两人一起往工厂的方向走，走了好长的路，两人谁也没开口。一直走到一片空阔地，前前后后都没有人，也没有路灯，主管忍不住问汪生的电影票是从哪里来的。汪生看不清主管的表情，只好如实作答。但听到主管突然间大声咳嗽起来，一边咳一边喘着气说：“你真有福气，有女孩子请你看电影！”

汪生终是想不通西门子为什么请自己看电影，而她自己反而不来。第二天上班，汪生原是想找个机会问问西门子怎么回事。他还没有找到这个机会就被主管调到了货仓，成了一名货仓搬运工！

货仓的工作其实也相当简单，哪个车间来要货了，货仓管理员发个单子，余下的工作就交给汪生他们。搬上搬下，来来去去的，一天的工作就如此过了。这样，汪生未免有点儿失落，毕竟每天与西门子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偶尔汪生也能见到西门子，但也仅限于搬运过程中的匆匆一面罢了。汪生努力跟主管刘晔拉关系，但是刘晔不为所动，一点也没有把他调回装配车间的意思。至此，汪生

才隐约地感到自己被调到货仓与那张电影票不无关系。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汪生的这个想法。

汪生调到货仓上班没多久，这天，汪生正在工厂的大饭堂里吃中午饭的时候，西门子忽然端着饭来到汪生的身边，她亭亭玉立地站在汪生的身旁，还很礼貌地问汪生的身边有没有人坐。汪生受宠若惊地站起来连连说：“没人没人，坐、坐、坐，都没人哇！”

这一顿饭汪生当真是吃得不容易，既感到幸福又生怕唐突佳人，吃几口饭就偷偷瞥一眼西门子。西门子倒是落落大方，完全不当一回事，任汪生这边惊涛骇浪，而她那边却平静如常，边吃还边冲汪生莞尔一笑。好不容易等到西门子吃完饭，周围的人都已经走光了。西门子这才对汪生说：“晚上七点你到我宿舍来，我有话跟你讲。”说完也不管汪生答不答应，就站起身离去了。这一刻汪生心头鹿撞，不知西门子到底要跟他说些什么，目送她走出饭堂的大门，汪生才回过神来，慢慢咀嚼西门子留下来的话，越嚼便越觉甜入心肺。

当晚七点，汪生如约来到西门子的宿舍。刚坐下没多久，汪生就听到主管刘晔在门外喊：“西门，西门，我们去吃饭吧！”西门子拉着汪生说：“汪哥，我们一起走。”汪生一时不知西门子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竟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坐到餐桌上汪生才明白西门子是拿自己来做挡箭牌。明白了这一点，汪生反而高兴了起来，也不顾主管的面子，竟大扮特扮起护花使者来。主管看在眼内，气在心头，但有西门子在，他的气又不好出，恨得咬牙切齿。汪生看到主管铁青了面孔，不禁有些可怜他，反觉心里有愧，也想不明白西门子怎么就看不上刘晔。按理，刘晔长得也算是有棱有角的，年纪也不大，又是主管，怎么说也胜过他汪生好多倍吧。

汪生后来从工友的口中得知，刘晔在乡下是有老婆的人。知

道了这一点之后，汪生就开始愤愤不平起来了，觉得刘晔也太过分了。从此汪生就自觉地充当起西门子的挡箭牌来。每次刘晔约西门子，只要西门子一个眼神，他都义无反顾地跟了去。这样一来，终于惹怒了刘晔，刘晔大笔一挥又把汪生调到了清洁部，让他整日跟那些扫地婆为伍。

汪生知道刘晔是在故意整自己。汪生心里也极其不爽，但人家是主管，调你往哪算哪，只有认命了。这样一来，反倒让汪生铁了心要将西门子保护到底。汪生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导致刘晔再一次把他调到了宿舍，名为宿舍管理，实质就是专门扫厕所的洁厕员。

汪生是在成为洁厕员两个礼拜之后改的名。

那天主管故意到宿舍找汪生的麻烦，楼上楼下找了好几遍，没找着人。又到汪生的宿舍门口叫了半天，汪生才从宿舍里慢吞吞地走出来。见到汪生，刘晔一下子就来火了：“你是不是聋了？不想干挟包走人，别在这里碍眼！”

汪生心平气静地说：“刘主管，不是我不想干，而是另有原因，我现在不叫汪生了，我改名了。”主管余怒未消地说：“改叫什么阿狗阿猫？”汪生说：“我现在叫汪往，来来往往的往，麻烦主管大人以后就别叫我原来的名字了，叫我汪往吧。”刘晔一时也没在意，嘀咕着说：“我还以为你叫奥巴马了呢，你还是改名叫阿狗算了。”汪生笑了笑说：“总会有人做狗的。”

此后主管再来找汪生的麻烦，站在走廊上叫汪生的新名汪往时，汪生故意等他汪往汪往叫上几声才从厕所里闪出来，阴阴一笑说：“汪汪什么，我不是在这里么？”刘晔还是没醒悟过来。一个宿舍的保安听到了，掩着嘴笑，刘晔就问保安笑什么。保安说：“笑你呀，你汪汪地乱吠，人家汪生骂你是狗哩。”当场就气得刘晔七窍生烟，当日就将汪生给炒了。

炒了也就炒了，汪生也没跟主管吵架，按规定去财务部结工资。财务主管一边给他算账，一边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汪生回应他说：“吃不成天鹅肉，摸摸天鹅的漂亮羽毛感觉也很好呀！”财务主管笑了说：“你汪生还想摸人家的羽毛？我敢断言，用不了两个月，你就连天鹅的屁股也摸不上了。”汪生也笑了说：“那你就等着瞧吧。”结清工资，汪生直接去了一趟装配车间。当着主管刘晔的面，汪生对西门子说：“西门，我等你到地老天荒！”羞得西门子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连话也说不出。汪生并未罢休，他掉过头牛气冲冲地对刘晔说：“西门是我的，你以后就别动我的女人！”那一刻，车间里所有的女孩子都笑痛了肚子，觉得汪生当真是可爱极了。

汪生并不是口头说说，他真的用行动证明自己。此后，汪生就在离电子厂不远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平房，买了辆二手的三轮车，去批发市场批发些水果回来，每天借下班时机拉到电子厂门口卖。汪生最初的想法是，先稳住阵脚，一来每天都能见着西门子，二来还能赚点小钱。

开始一段时间，刘晔经常来汪生的小摊前冷嘲热讽一番，意图不言自明。不想，刘晔此举却引来车间女孩子们的不满，她们纷纷前来“捧场”。一时间，汪生的水果摊生意竟然不错，比在工厂里做杂工要强上一倍不止。唯一让汪生心里感到空空落落的，就是西门子从来没有来看过他一眼。

汪生怎知，他的天鹅早就飞走了。

事实上，汪生在电子厂门口卖水果才两个月不到，西门子就已经跟主管刘晔出双入对了，果然就应了财务主管的话：用不着两个月。汪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看着刘晔趾高气扬地拉着西门子的手来到水果摊前显摆，汪生扬手想给自己两巴掌。但举起的手却鬼

使神差般伸到刘晔的面前，握紧了使用力猛摇一通，连连说：“主管大人，恭喜你，恭喜你啊！”

当晚收摊回到出租屋，汪生连饭也没吃，一颗心却是痛了一夜。第二天起来，汪生照常去摆摊卖水果，不过他的水果摊却悄悄地有了变化。细心的女孩会发现，在汪生的三轮车把上插了一块硬纸牌，再细心点的人会发现，那纸牌上一行行的字竟然就是一首诗！汪生的这首诗后来在电子厂的女工宿舍里流传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是汪生写给西门子的第一首诗，诗的题目叫《忆榴莲——致西门子》，下面便是诗的开头三行：

你何必要成为人家侍养的乌龟
那些开在红色之外的
未必是一朵花

汪生的诗虽然隐晦了些，不过汪生的文学才华却就此显露了出来。此后汪生一发不可收，他以每天一首诗的速度把他的单相思晾晒在硬纸片上。半年之后，汪生忽发奇想，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对爱情的忠诚。于是他工工整整地将他的诗抄到稿纸上，打包寄给了《江门文艺》。半个月不到，编辑就给他回了信，回信说《江门文艺》决定刊用他的三首诗歌。其中之一就有《忆榴莲》。

汪生的爱情诗发表之后不久，汪生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他拿着刊有他诗歌的样刊趁中午吃饭时去找西门子，满以为西门子看了会回心转意的，不料西门子看了之后，冷冷地反问他：“扯淡，我什么时候成乌龟了？”任汪生怎么解释，西门子就是一口咬定汪生故意写诗来污辱她的人格。西门子临回工厂上班时，一下子把汪生的书扔到大饭堂油污污的地板上，踏了两脚气鼓鼓地说：“什么

狗屁诗歌，骗小孩的玩意罢了！”

如果不是西门子如此决绝，只怕汪生还真的会一天天等下去，一直等到地老天荒。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汪生的老乡给汪生带来口信，说汪生的老母亲病了，让汪生赶快回家。在此之前，汪生的母亲也托人带过口信来，说要汪生回家相亲，汪生不同意，没回。这次，汪生一听说母亲病了，一下子就慌了神，一点儿也不怀疑的就收拾好行李回了老家。

汪生回到家之后才发现上了母亲的当，但是已经晚了。当媒人把那女孩带到家里时，汪生见那女孩白白净净，低眉顺眼，羞羞答答一副温顺的样子，便在心里默许了几分，并未多想。汪生本来还没有成亲的打算，但汪生是个孝顺仔，不想违背母亲的意愿，更重要的是，汪生在西门子那里受到了重创，他得找一个疗伤的人。

如此，一门婚事就在汪生的默许中闪电般促成了。婚礼也一切从简。洞房的那一晚，汪生突然发现，娶回来的这个名叫蒋素琴的姑娘竟然是个斗鸡眼！汪生在脱妻子的衣服时，犹犹豫豫地问了一句：“素琴，你闭上眼睛，好吗？”蒋素琴的斗鸡眼一瞪说：“你拉黑灯不就得了？”汪生脱衣服的手一时僵在那里，想想也是，拉黑灯不就得了。“啪”的一声拉黑了灯，倒头便睡了。

婚后只一个星期，汪生不顾母亲的反对，就带着妻子蒋素琴去了风流底，他要继续摆他的水果摊。婚后仅六个月，蒋素琴便在风流底的出租屋里给汪生生下一个大胖小子。这个来历不明的儿子，搞得汪生每日里茶饭不香，但又不好发作，心里空空的。汪生还是有一点生理常识的，再怎么也算得清楚妻子生下的这个大胖小子其实与他的劳作并无任何联系。汪生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汪生只有把他的苦闷诉之于纸。汪生又开始以每日一首的速度在写诗。都说悲愤出诗人，汪生的诗歌因此越写越好，报纸杂志经常可